

◆ 丹珠昂奔

遥远的莫斯科

情
情
情
情

散文丛书

蒙曦 ●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遥远的莫斯科！』我心里这样叫着。一种酸楚，一种自豪涌上心头；我酸楚，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已永远告别了青春，告别了色彩斑斓的梦想；我自豪，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肩负着人生的自然使命——为了家庭，为了老人，为了孩子，为了亲人，为了社会在辛勤劳作和付出。我已不是个消费者，而是一个贡献者，我的劳作和付出将有益于我的家庭，我的老人，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们的生活、健康、成长、荣誉、幸福和社会的发展。



情情

I267

D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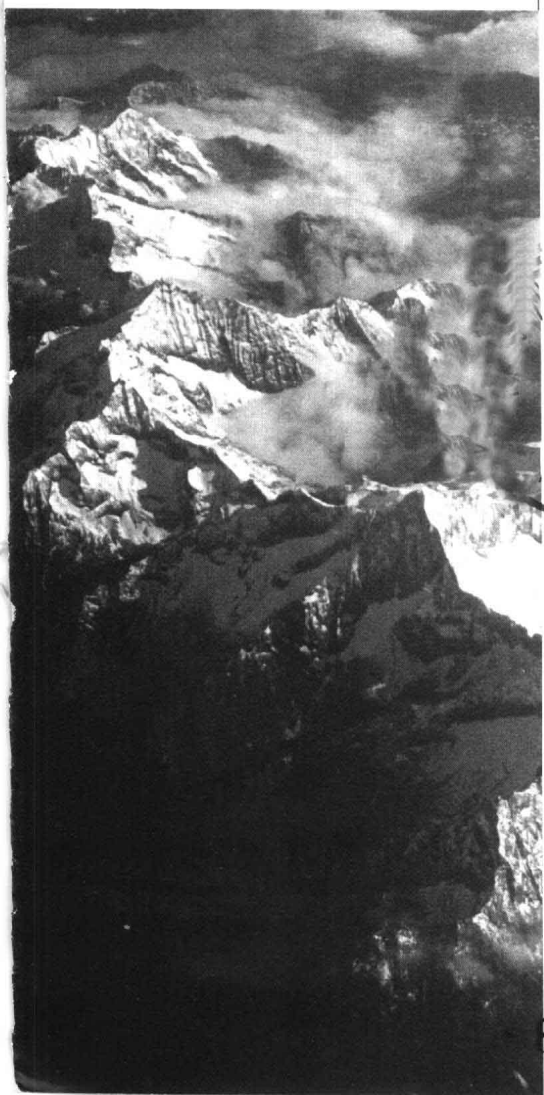
YAOYU ANDEMOSIKE

遥远的莫斯科

◆ 丹珠昂奔

中国文联出版社

8873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莫斯科/丹珠昂奔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

(情情情情散文丛书)

ISBN 7-5059-3692-1

I. 遥… II. 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037 号

书 名	遥远的莫斯科
作 者	(藏)丹珠昂奔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5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92-1/I·2839
定 价	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我有幸在付梓前就读到《情情情情》散文丛中舒乙（满族）的《我的“第一眼”》，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的《蓝宝石金戒指》，丹珠昂奔（藏族）的《遥远的莫斯科》，杨盛龙（土家族）的《杨柳依依》四本散文集的文稿，对照当前散文的发展走向和某些问题，由阅读这几本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而引发的感触就更深了。

首当其冲的一个感触就是散文的“真”。我从最近报刊上所见的争论文章中，凡涉及到真与非真的问题时多是散文是否可以虚构；并觉得这个问题固然也值得讨论，但更重要的是散文感情之真，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一点。毫不夸饰地说，散文感情之真应作为散文的生命来看。因为，散文不论采取何种写法，其感情均应发自胸臆，不仅不可作伪，也不应肆意矫情。

在这方面，讨论，各抒己见，乃至争论不休，

或许都是有益的，但更具示范作用的还是要有情真意浓的作品。正因为对这类散文作品的祈望，读了上述几位少数民族作家散文集之后才格外令人欣喜。舒乙散文集中无论是写北京（尤其是他幼时记忆中的北京），还是读他的父亲老舍先生（特别是生活在小羊圈胡同的老舍和家人们），抑或是他所熟悉的其他文学大师，却是那么充满纯真质朴的爱。我们读这样的散文，主要不是觉得作者在告诉你什么，而首先是以不作矫饰的真情感染了你什么。这样，我们不由得就信服了。特·赛音巴雅尔的《诺恩吉娅》，最初在报纸上发表时我就读过，为他的真情所感动。当时我就深深悟道：散文的“真”与“假”就是要在读者心中分解。我们有时可能并不很熟悉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然而只要他的感情真挚（而不是出于各种功利的掺假），我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引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在这方面，任何矫情和作伪（哪怕是很“高明”的虚饰）有时也会露怯，从而引起有识见的读者的反感。这套丛书中的散文作品最可贵之处恰在于它们的挚切与自然。显然，并非出于无意识而为之，而是反映了这几位作家的价值观和艺术追求。正如杨盛龙在他的《真情永在（自序）》中所言：“尽管虚假很普遍，世界还是充满爱，洋溢着真善美，充满真情。”这就说明，真情并非出于作家的臆造，而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它反映了正直善良人们的理想与渴望。因此，才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丹珠昂奔在他的《爱就是责任（自序）》中也坚持认为“艺术永远离不开真实”，都表明了他们自觉的追求是多么执著。

与此相联系的是，本丛书中的许多散文体现着传统散文

与发展中的散文多元化的较好融合。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年散文在发展中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多元局面，这自然应视为散文创作走向繁荣的特征之一。但这几位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并没有为那种炫目的色彩搞得无所适从。他们的作品显然也在吸取时代发展中积极的东西，力戒墨守陈规而不前进；但他们更珍爱传统散文经过验证的不可扬弃的精髓，恪守必要的并非僵化的艺术法度；他们十分重视散文的内在意蕴，深知只有这样才会有耐人咀嚼的“散文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散文的精髓所在。以《诺恩吉娅》为例，作者紧扣这位远嫁他方的草原姑娘，以此为坚忍的基线自喻由草原至京城的蒙古族男儿，将那种对家乡怀念对祖国忠诚的一腔热忱委婉有致地烘托出来。这样写来既不平淡又具美质，丰富的情味却在表面的文字以外，这是一种忌戒浅露的思想和艺术境界。我仔细看了一下，丛书中的多数篇章都不很长，极少冗繁之笔。这与我国散文素以精短为佳的传统是恰相契合的，舒乙的自序《情似根》，就是一篇不足千字的精短散文，内涵却很丰富，它昭示读者何为生命之根，真情之源，以几个“小故事”透溢出人情之重，人品之美。正是因为这情之根，“支撑着人的世界”，纵然斯人形体不在，而灵性之根不朽。这类堪称精品的散文，注重内蕴，注重韵味，不故意拉大架势，更不以“大散文”自居；却丝毫不乏真货色，绝无大而空之弊。

既为少数民族作家，自然应有本民族个性和气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特色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至少会大大削减了艺术品位。这特色不仅指地域色彩的独特，还应有作家笔

下流溢出的独具的民族个性，从丹珠昂奔的集子中，我仿佛目睹了藏民生活区的一幅幅风情画：跳火堆的炽烈，迪庆地区朝天祭地的虔诚，还有小银马蹦蹦跳跳回栏时，桑烟飘逝在草原……这是多么情味浓郁令人神往的独特场景。而地居湘西的土家族作家杨盛龙笔下则是另一种情味，当我们读了他的《故乡的油桐》、《捞车河七色光》，作者的感受以及传导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如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本丛书中的作家的某些作品稍嫌稚嫩；但就总体而言是一套有特色有分量的散文丛书。它不仅仅反映了这些作家的成就和创作势头，同时也表现了出版社选题的独到与编辑同志的识见，这对于展示与推动少数民族作者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本人对丛书激赏之余，特为之序。

石 英

2000年盛夏于京

爱就是责任 (自序)

我喜欢文学的时间不算短，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我学习文学创作的时间也不算短，大概在高中阶段和高中毕业以后。但在创作上并无多少长进。这大约：一是因为天赋，才华不够，自然流于平平；二是因为学习工作，在上大学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是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度过，要么拼命学习，要么拼命工作，很少有机会琢磨自己的创作，虽然我毕业于语言文学系；三是因为久居北京，长期脱离生活。但是，这个集子所收的散文，其文学性姑且不论，其中所讲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大多都是真实的。真实或许不是艺术，但艺术却永远离不开真实。许多年前我想，为什么作家不能真实地告诉读者一些自身的切实感受呢？尤其是散文。于是我曾经如实地写过几篇东西（当然不是自然主义），结果得出如下结论：许多真实的东西是无法写的，也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是不能写的。因

为，人的生活离不开人，人的感情离不开人，人干的许多事也离不开人；比如我们今天所谈的乡情、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具体的。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情，具体的欢乐时光和悲欢离合。然而一切具体的事物都要依托环境而存在，都要与周围的事物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联系是一切“情”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联系给了我无数的幸福和快乐，这方面我写了一些，但也漏了一些，漏，不是我不想写，而是我没有时间写，或者我无法写；这种联系也给了不少的痛苦，这方面我也写了一些，但也删了不少，删，不是我想删，而面对生活，我不能不删。因为，乡情、亲情、友情、爱情都会使我陷于久远的回忆之中，这种回忆令我兴奋，也令我悲伤；令我精神抖擞，也令我沉重无主。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亲人，我爱我的朋友，而爱就是责任，就要为所爱的人负责，为那些已经故去的人，为那些还在幸福中或不幸中活着的人，为那些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我仍然喜欢文学，我还有许多许多的向往，有许多许多使我难以忘怀的亲友同志，有许多许多使我动情的故事。我还要写，写那些真实的情，真实的故事，让大家感到真实的力量，真实的魅力，真实的苦难中蕴藏着的真实的美，真实的爱。

目 录

1/爱就是责任（自序）

1/跳火堆

8/步赛

15/轮回图

19/朝天祭地——迪庆纪行

33/人熊

38/悦登大叔

45/藏人行旅

58/初到人间

72/怀念绿色

86/也说天葬

101/面灯

106/菩提树

112/豌豆的故事

123/白虹——为母亲送行

142/初上兰州

150/ 年茶

160/ 风马

167/ 佛光

172/ 教泽！教泽！

175/ “铃铛”爷爷

183/ 满天星星

190/ 洛桑的故事

197/ 上山的羊儿下山来

205/ 背心书袋

212/ 为雪山而歌唱

——记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

233/ “理解”前后语

——系主任笔记之二

245/ 等待起飞

250/ 花与虹

263/ 遥远的莫斯科

267/ 随感

269/ 丹珠昂奔主要作品目录

跳火堆

在汉族的史书里，我曾见到过跳火堆的记载，许久以来，我一直考虑着：“这跳火堆的习惯到底是汉族还是藏族的？”一位幼年的朋友说：“喂呀，就这毛病，前思后想地，那是专家们考虑的问题，写文章，有感受你就尽管写好了！”——这确给我以启迪。

感受是有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每年正月十五日夜，乡亲们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草，一堆一堆堆起来，每户人家的门台上，都有自家的孩子们忙碌着。奇也有点奇哩，汉族人将双数视为吉祥、吉利，而火堆的数字却都是单数，五、七、九、十一、十三……这些单数中，最常见的又是七和十三，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问起这些事来，也是没个完的：

“火堆为什么要放单数？火堆为什么要在月亮升起来时放？火堆……”

“火堆就放单数，火堆就在月亮升起时放，小

羔子，急死你也没用，不告诉你，嗨嗨！”桑吉爷爷逗我。

“你不懂，你不懂，你那白胡子从羊尾巴上拔来沾上的！”我嘴不饶人。

“我不懂？我不懂？小羔子，你去问问，这个村子里谁的见识广、谁的年纪最大？”

“你知道你讲呀，你知道你讲呀，怎么不讲呢，你的嘴被牛粪封住了？”人小说话没分寸。

桑吉爷爷并不恼，他依然笑呵呵地说：“要我讲出来，你也听不懂。你知道什么叫苯教^①吗？我们许多习俗都是从那儿来的……”真的，我不知道什么叫“苯教”，虽然我根本不明白火堆为什么要放单数，为什么要在月亮升起时放，可是！我再不敢狠着劲儿问桑吉爷爷了。

一年一度，跳火堆的时间又到了。我和哥哥把割好的野草放成十三小堆儿，等待着天黑。等待着东山升起皎洁的月亮。

天慢慢黑了，月亮还没有升起，桑吉爷爷拄着拐杖由他儿子扶着走出大门来。

“怎样啦，桑吉爷爷，您的脚？”我问。

他儿子笑了：“还不是像你一样，为了跳火堆，窜进窜出的，不小心扭了脚！”

我笑了，瞧着皱着眉头望着东山的桑吉爷爷。桑吉爷爷佯嗔道：“笑什么？现在正疼哩，要是你扭了脚脖子呀，这会儿准在挤眼泪呢！”

① 苯教：即苯波教，藏族原始宗教。

还没容得我答话，桑吉爷爷突然用拐杖指着东边山顶说：“瞧，月亮升起来了！快点火呀！快点火呀！”他的眸子亮亮的，闪动着喜悦。

火点起来了。远远近近的人家门前的草堆都燃起来了，人声喧哗；火光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在晃着浓烟的火头上跳来跳去。

我在火堆上欢跳着、笑着，十三堆燃烧的火舌迅速在我脚下过去了。当我回首身后，哦，我的身后，一人接一人，跳了过来，桑吉爷爷也在其中，他拄着拐杖，跛着一只脚，喘吁吁地跳着，咳嗽着，他的儿子紧跟在后面护着他。我看他那艰难的样子，不禁问道：

“桑吉爷爷，您脚痛，干么还来跳呀？”

桑吉爷爷揉了揉脚脖子，干咳着说：“小羔子，你不懂呀，这香草香蒿燃起的烟可以避邪、可以除去我们身上的污浊呀！……”

——哦，有那么一天，我和桑吉爷爷去逛公社商店，人很多，不小心桑吉爷爷的礼帽挤掉了，落在一个男人的档下，我见到桑吉爷爷形色恶劣地瞪了那人一眼，拣起来，沉着脸掖在腋下，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说也凑巧，等我们离开商店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桑吉爷爷光着头挨雨淋，还是不愿把礼帽戴在头上。我请求他几次，他理都不理。“阿哧！阿哧！”他打起了喷嚏，可是还是没有想把帽子戴在头上的意思。我懵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当我们走过一片树林时，他停来说：“小羔子，撕一点桦树皮来！”我撕来一卷桦树皮，他已折了松枝和一些艾蒿在等候，接着在一棵大树

下点起了桦皮、松枝、艾蒿。火燃起来了，他紧绷的脸这才舒展了，把腋下的礼帽放在浓浓的烟头上熏着，熏着；浓烟呛着他，刺激着他的眼睛，他不时地用袖头擦一把泪，花蕾般摇脑袋。浓烟消去后，他掸掸礼帽上的灰尘，戴在头上……

——想到这些，我不由一乐。“这白胡子老头，真怪！烟可以避邪吗？烟可以除去污浊吗？”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桑吉爷爷，你的岁数比我的还小啊！”

听了我的话，他先是一怔，接着“嘿嘿、嘿嘿、嘿嘿嘿——”地笑了：“对，对，小羔子，给你说对了，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弟弟……爷爷孙子一辈人嘛，啊！——”

孩提时代是那樣的嫩稚、好奇，将世事犹如老牛吃草，一古脑儿吞下肚去，因而也存了不少疑窦，当到中年、老年，亦如老牛反刍般反复咀嚼，却也有不少情趣。转眼间，我也是中年人了。

去年，我一回到家里就问：“桑吉爷爷还在吗？”

“在、在。”母亲说：“瞧你，还惦着他。唉，也苦了他呀，那些年受了点惊忧，患了偏瘫症，已经不来外边活动了！”

“家里待他还好吧？”

“家里？怎么说呢？他那儿子是个大孝子，可那儿媳妇有点嫌他——病长了没孝子啊！如今的青年人都想图清爽，待老人们就不那么周到热情了！”

“他今年上八十了吧？”

“八十？八十四了！”

“哦。”我心里想着。可不是嘛，岁月已将我的青春年华全部索走了。昔日的白头老翁还能不在高寿吗？

第二天，我带了礼物去看桑吉爷爷。桑吉爷爷躺在土炕上，像是放倒的一尊泥塑，一动不动；满头银发，已所剩无几，当初黑在眉骨上的寿眉也白了。

“桑吉爷爷！”我叫着，向他施礼。

略略有些秃顶的他的儿子，持重地向我摆摆手：“耳朵不行啦，你这样讲话他是听不见的。”接着他俯在桑吉爷爷耳朵旁，吼叫一样说我来看他了。实在的，我真有些担心他如此吼叫，会吓着了老人。

桑吉爷爷问：“你说谁来看我了？”他的声音不高，挺柔和，不过一张嘴，我惊疑地看到他嘴里已经没一颗牙了。

他儿子又在耳朵旁吼叫了几句，他这才微笑着瞧着：“小羔子，你来了？坐、坐，听说你在城里头当大官了？……一跳火堆，我就想你，那时候，你调皮，也机灵、机灵啊！……”他的脑子很清楚，真不容易。我欣慰地同他没完没了谈着小时候的事。

没几天，又到了一年一度跳火堆的时辰。像往常一样，我的侄子们忙碌着，割来了野草，又把它们分成十三份，摆在门台上，继而哨兵般注视着东方。

“月亮升起了！月亮升起了！”侄子连蹦带跳进来叫我们。迅速地跳下炕，对母亲、父亲说：“快，跳火堆了！快！”

母亲笑了：“瞧，大人了，还和小时候一样，听到要跳火堆，就连命也不要了！”

我傻傻地笑了笑，觉得母亲说得很对，谁说大人们身上没有小孩式的心理呢？

银色的月，爬在山顶上，亲切地凝视着山村，在我们小小的山村里，一堆堆火燃起了，映照跳火堆的人们的笑脸，嬉笑声、打闹声，随着那跳动的步履，此起彼伏。多么认真，多么欢快的人们哟！

几声沉重的咳嗽，把我的视线引向身侧：哦，桑吉爷爷的儿子背着桑吉爷爷来跳火堆了。老人一脸喜悦！那银须随风拂动着。

“让开！让开！”几个孩子保镖似的叫着：“桑吉爷爷来跳火堆了！”

桑吉爷爷的儿子背着父亲跳了一遭，桑吉爷爷又喜悦地说：“孩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理解老人的心情，我已经跳了五遍了，还想跳，唉。人啊，自己的行动自己也难解释，难怪“文革”中，跳火堆也被当作“四旧”破除时，桑吉爷爷悄悄在自家院子里点上火堆跳呢。我对桑吉爷爷的儿子说：“我来背他跳一次吧！”

桑吉爷爷的儿子喘吁吁地说：“这怎么使得！怎么使得！”

我说：“没事儿，老兄，你看，孩子们都在母亲们怀里、背上跳火堆，作为晚辈背着老人跳火堆，是一点孝心，也是一种福气哩！”

“是呀！是呀！”周围跳火堆的人们笑了。

我背着桑吉爷爷又跳了一遍，心中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扇动着：无情的岁月，会迫使任何人丢弃自己天真烂漫的幼